



張曼娟
民國五十年三月二十日生
河北省涇陽縣人
東吳大學中文研究所肄業
現職／

作品／
小說：永恆的羽翼、海水正藍、長干行、儼然記、
落紅不是無情物、乍暖還寒時候、黃道吉日
散文：牽手、荷的情愫、有一點陽光、等待的心情
、那段歲月……

女兒的嫁妝

短篇小說第一名 張曼娟

當我終於點頭，在立德的病榻旁，答應嫁他為妻的時候，他擁著我哭起來：

「我等得多麼長！多麼苦呵！」

我十九歲與他相識，已歷七個年頭。五年前，他們全家移民加拿大，只有他一個人留下來，說是為了我。那時，我把鼻子皺起來，根本不把他的話當回事。然而，當他果真一個人孤單寂寞的過日子，我們之間的「情」況開始產生變化。我愈來愈樂意為他整理房間，為他烹飪食物。兩年前，他因為工作過度忙碌而胃出血，出院當天，我為他換了新窗簾、新床單，桌上插一枝嫩粉紅色的玫瑰，籠照滿室的黃昏霞光中。他驚喜地繞室行走，然後停在我面前，執起我的手，笑意盈盈：

「我的小屋，突然像一個家了，一個溫暖的家！」

心中被喜悅與羞澀充塞，我垂下眼睛，抿嘴微笑。他的手臂將我牽引旋身，然後，由背後圈住我，飛快地吻了吻我的額角：

「嫁給我吧！笨笨。」

我的頸部到背脊驕然僵硬，掙開他的懷抱，逃到門邊，悲哀而絕望地，我說：

「這不可能，永遠也不可能！」

家裡的情況，他約略也知道一些。每次，他鍥而不舍的求婚，每次埋怨我不給他爭取的機會是不公平的，却不明白，我只是不想讓大家受傷害。

這一回，我終於答應，心中便也單下大禍臨頭的恐懼，我想，這又是一場噩夢的開始吧！到大姐和姐夫的超級商店，已經快十點了。他們看見我，都很訝異，按理我是該回家的，可是，心中却渴望見到他們。

「我來看看你們，生意好不好？」

姐夫忙騰個座位給我，順手開了盒柳丁汁遞過來：

「愈來愈好！妳姐姐有幫夫運，是不是呵？粟粟！」

說著，姐夫笑嘻嘻地望向姐姐。小時候母親就告訴我們三姐妹，父親為我們命名，都從「米」部，就是希望一生衣食無缺。如今看來，倒是應驗了。

「要不是這樣，你可得後悔了！」

他們倆一來一往，竟看不出曾經傷痛的痕跡。我坐著，覺得不解。

壁上的鐘突然響起，我更突然地脫口而出：

「我要結婚了！」

急狠狠地說著，企圖在鐘聲的掩飾下，含糊不清。然而，他們的笑意停在臉上，怔怔地對望。

我想啜飲果汁，潤潤乾澀的喉，却抬不起手。嚥了嚥口水，費力但微弱地，再次重申：

「我，我要，我要結婚……」

眼前一片模糊，淚水滾滾落下。我聽見椅子價響，姐夫啞著聲音：

「我，我去拿毛巾。」

姐姐在我身旁坐下，輕拍我的手背。

「真沒想到，我也會有這一天！」我哽咽地。

「別這樣！彘彘！」姐姐從姐夫手上接過毛巾，為我揩淚：「結婚也不是壞事。」

我把毛巾接過來，不是壞事，却也不是好事呀！

「是方立德？」姐姐問。

我點頭。

「那，也有五六年了。」

「七年多了。」我糾正。

姐姐點頭，望向坐在遠處的姐夫。姐夫避開姐姐的眼光，走去拉下店門。嘩啦啦的聲音在我們身後，直墜下地。姐姐在那陣響聲中問：

「爸爸知道了嗎？」

「不知道。」

在沈靜的空氣裡，我的回答顯得格外無助可憐。

姐夫換上拖鞋，從我身旁走過，我可以那樣清楚地看見他鬢邊的傷痕，那道傷痕令我那樣顫慄。

姐夫又在方才的位置坐下，鎖著眉頭。我看看他，又看看姐，把手中的毛巾扭擰一團：

「我沒有辦法。他躺在病牀上的樣子那麼虛弱，這已經是第二次了！假如再發生一次，他活不下去，我也活不下去的……」

「我知道，我知道。」

姐姐撫慰地，一邊又望向姐夫。姐夫清了清喉嚨，像要說什麼，我們等待著。他却沒有開口。

「要不，先跟媽說說看。」

過了一會兒，姐姐努力打起精神說。

我點頭。頓了頓，偏頭問她：

「有用嗎？」

她搖頭，我們都知道沒用。三十年來，母親扮演的角色是完全的出嫁隨夫，任勞任怨。却禁不起一點波折變動，我們姐妹從來也不忍給她增添煩惱。

「我在妳們家裡有地位？」母親自憐自艾的時候常這樣說：「偏就沒給他生個兒子。」

父親可能為此介意，可是，倒也不曾在我們面前抱怨。只是常對人說，他有三個比兒子還強的女兒。

「老大當校長，老二當教務主任，老三就當訓導主任！」

父親在家鄉時，戴家一門只有他一個孩子，他的叔叔在城裡辦了個中學，教他好好唸書，將來好接管校務。

「一逃難，什麼都完了。妳們叔公還等著我回去接校長呢！所幸我有三個女兒，將來，老家的學校，就是妳們的嫁妝。」

父親說這話的時候，母親一直帶著笑容靜靜聽著。湊趣地在此時接口：

「那裡有女校長的？我就沒聽過。」

聽來是不以為然，其實却是滿心歡喜的。

「妳是沒見識。我的女兒我最清楚，妳不信，就等著瞧吧！」

姐姐果然自小就出類拔萃，獎狀獎杯都堆在父親的舊木桌上展示著，直到她決定出嫁，那些輝煌的標誌在一夜之間消失了。沒有人敢探詢下落。而父親幾乎拚却老命反對那門婚事，最初是以姐夫學歷不夠高為理由。姐姐大學畢業，姐夫唸的是專校。直到後來，我們才發現，這只是表面的理由。任何一個男子都不會得到父親認可，並不是他們不好，而是他們要娶的對象錯了。不該是姐。我的姐姐是要準備當校長的，而不是新娘。

我那應該當校長的姐姐，如今腹部微隆，站在店門口，對著坐在摩托車後座的我說話：

「先不要跟媽提，再看看吧。總會有辦法的。」

我點頭，忍不住再次叮嚀：

「妳自己要當心，多休息。」

「知道了。」她的聲音含笑，在涼涼的夜裡聽來，格外悅耳。

摩托車開始滑動，姐夫向姐姐說：

「進去吧！我就回來。」

姐姐沒有移動，我們在距離愈來愈遠的夜色中揮別，直到看不見彼此。我突然覺得愧疚，載我返家的姐夫，佇立送別的姐姐，當初，他們兩人艱苦忍受折磨時，我不僅從沒有給過他們一點支持幫助，還常在精神上孤立他們，在言詞中冷淡他們。多麼無知而殘忍呵！

「粟粟懷孩子懷得很辛苦！」姐夫頂著風說：

「可是，她相信有了孩子就好了！」

「你們有多久沒回去了？」

「大概，快十個月了。」自嘲地苦笑一聲，姐夫說：

「粟粟記得最清楚。」

「姐夫！」我困難地：

「你，你恨我爸嗎？他那樣待你！」

姐夫搖頭，在紅燈前停下，回頭輕聲說：

「我只求他能原諒我，是我對不起他……」

黯淡慘然的神情語氣，令人惻惻，不忍直視。

「笨蛋！妳知道，我只是愛粟粟，只是想證明，我有能力愛她。」

我知道，我直到近來才漸漸可以體會，完全能夠諒解。

我在門口下車，有些尷尬地站著，藉著撩撥頭髮來掩飾。姐夫望望亮著燈的客廳：

「他們在等妳，快回去吧！」

我微笑點頭，掏出鑰匙，插進鎖洞，然後迴身對姐夫說：

「希望你很快能再進來。」

他笑著說謝謝，騎車離去。

進了客廳，很意外地，是坐在輪椅上的父親。我心虛地站著，不知所措。

「到那兒去了？」父親問，聲音中倒也聽不出什麼。

母親走進客廳，看見我便鬆了口氣：
「怎麼現在才回來？都十一點了。妳爸睡不著，一定要等妳！又怕妳一個人走黑巷子，又怕妳坐計程車——妳沒坐計程車吧？」

「沒啦！姐夫送我……」我忙止住，早就知道，一慌張就得出紕漏，却又不得不補充：

「我經過他們的店，順便進去看看。」

父親滑動輪子，向房裡去。母親應酬地上前推，父親要自己走，母親便樂得轉回來，拉著我在沙發上坐下：

「看見妳姐了？怎麼樣？」

我點頭。

「怎麼樣呀？」母親焦急地追問。

「很好啊！」

「哎呀！問妳也是白問，明天我自己去。」

「媽！」我覺得母親聲音太大，連忙制止：

「當心給爸爸聽到。」

「我可不怕了！」母親理直氣壯地：

「他有道理我聽他的，他愈老愈糊塗，我就不理他！不要女婿也就算了，連女兒都不要，走遍天下也沒有這種道理。而且，現在又有了外孫……」

「爸知道了？」

「哼！」母親竟有幾分得意的神氣：

「才不要給他知道！看他有什麼好神氣的。以後孫兒只叫阿媽，不叫阿公——」

「我們家現在是母權高漲！」

糕糕不知道什麼時候出來的，穿著睡衣，突然插嘴，倒令人嚇了一跳。

「是男的還是女的？」她隨意地問。

「那怎麼會知道呢？」答話的是母親。

「去照個超音波就知道啦！」糕糕仍是蠻不在乎的，眼光在我臉上閃了閃，然後跳開。

「我以為妳跟方立德在一起。」母親對我說。

「我是跟他在一起，他胃出血，住院……」

「真的呀？有沒有怎樣？」

「已經好多了。」母親是知道立德的，我偶爾會跟她提一提，此刻忍不住地問：

「妳覺得他人怎麼樣？」

「不錯嘛！怎樣？」

「沒有啦！」我笑笑，覺得燥熱：

「隨便問問。」

洗完澡，鋪好床，正要熄燈，聽見敲門聲。還沒開門，就知道是糕糕。

我和姐差兩歲，糕糕却比我小六歲，她原是父親期盼兒子的最後希望。由於年齡上的差距，她一直有自己的世界，往往，我們會忽略她的存在。直到姐姐的事情發生，我們才猛然感受到她的成長，才發現她竟也受害至深。

當她站在我面前，我必須抬起眼睛看她。母親曾說：

「女孩子叫糕糕，高高，長那麼高有什麼好？」

「誰教你當我是女孩？」她平時不大講話，一旦開口，必然聲勢奪人。

可是，父親也有父親的規矩：

「是女孩就要像個女孩！」

他對糕糕從小不愛穿裙子，不喜歡留長髮，也有相當程度的不滿意。

糕糕額前的瀏海幾乎遮住眼睛，她撩起髮絲，環顧四周，然後，似笑非笑地盯住我：

「我聞到一股奇怪的味道。」

我挑了挑眉，暗暗驚訝於她的敏銳易感。

「好像又有暴風雨要來了，嗯！」

「糕糕！」我深吸一口氣。

「我會很小心。」

她的嘴咧著，應該是笑，却扭曲難看：

「大姐也很小心，所以爸坐上了輪椅！如果她不小心，我就沒有爸爸了！」

「糕糕——」我大聲地，渾身顫抖。

她必須永遠記著嗎？她必須時時提醒我們，也提醒自己嗎？

「那時候，我什麼都不懂，都沒有準備。可是，這一次，二姐，這一次我會準備的——」她直瞪著我，眼眸是兩團跳動的火焰，熊熊燃燒。

「妳不了解。」我像個溺水的人，被恐懼和絕望拖著往下沈：

「我愛爸爸！也愛立德——」

「我只知道，妳和大姐一樣！擁有一個家，就不惜去毀掉另一個。反正妳已經不希罕了。」

「妳這樣說是不公平的。」

「公平？」糕糕原本清亮美麗的眼睛變得凌厲，她簡直是咬著牙說話：

「你不配跟我說公平！事情發生的時候，那麼，那麼可怕的事，你們全都不在，只有我一個人，我和爸爸——她的語調和聲音完全失去控制，緊握雙手，尖銳地，像個受驚的孩子：

「妳知道有多可怕！多可怕！……不要！絕對不要再發生那種事了！二姐！二姐，妳答應過的，妳答應我的！」

我忍不住伸手擁住她，儘管她的話都帶著強烈的傷害，却也是自衛的一種方式呵。

一直寵愛我們的父親，在大姐帶著男友回家之後，突然性情大變。他的脾氣暴躁，時時與那對情人為難，大姐和父親更是一開口就吵翻。父親掀桌子、砸碗盤，已成家常便飯。我和母親只能收拾殘局，在背後勸姐姐；父親，如一頭盛怒的困獸，根本不能勸的。

好幾回，我們以為姐姐已經死心，後來才知道，不管姐如何逃避、掙扎，他們始終沒能斷絕。那一次，父親出手傷了姐夫，姐姐便決定結婚了。

糕糕在火藥庫似的環境中，有時抱怨父親不通人情，有時數落姐姐不能體諒父母。而我想，她其實是怨恨一向和諧安樂的家庭被搗亂了。因為在當時，我也因此而不能諒解姐姐。

獲得母親默許，姐和姐夫在法院公證結婚。我和母親假借逛街的名義去參加，特地留了糕糕在家，也是為防父親起疑。偏偏父親知道了，他崩潰地掙開糕糕的攔阻，在門口摔倒，不省人事。

當我們趕到醫院的時候，父親仍在昏迷之中，糕糕貼靠牆壁，坐在長椅上。我們喚她，她只縮著身子不動。十八歲的女孩，看起來只有八歲。她可能已經哭過，鼻頭紅腫，眼眶蓄淚，雙頰顯得特別晶亮，而她此刻不流淚，神情格外淒厲。姐姐像往常一樣攬她的肩，她用力一推，姐姐差點摔倒。

「不要碰我！」她的牙關緊咬，眼神充滿怨恨：

「妳是魔鬼——魔鬼！」

糕糕的反應，比父親的病況給我的衝擊更大。那個跟在我們身後，有一對大眼睛，笑起來像天使的小妹妹，正對姐姐發出咀咒，而她的眼睛，看起來似乎是過大了。

誰都沒想過要傷害她，她那樣無辜。因此，當父親下半身癱瘓，我便答應她，絕不再讓這種事發生。這話說到今天，不過是一年多的光景。而她又再度喚到不尋常的氣息。

糕糕從我懷中掙開，撥了撥她零亂的短髮：

「反正，不管我說什麼，妳都不會聽的。這個家，妳也不在乎了。」

她說著，走到門邊，握住門柄：

「希望，妳不要讓我恨妳！」

她的聲音不大，但，每個字都聽得清楚。我站著，久久地，不知道該做什麼？只是站著。

—

幫立德辦好出院手續，回到病房，他正坐在白色床單上打領帶。

「你要到那裡去？這麼慎重其事！」我有趣地問。

「為了慶祝新生。從今天開始，我的生活就不一樣了！」

他興高采烈地，我只有裝作很忙碌的樣子，到一旁去整理他的衣物。

「梁梁！」他喚我：

「我的臉色會不會很差？頭髮會不會太長？」

我看著他，搖頭，再搖頭。他的興奮只使我更沉重，沉重得抬不起眼睛。

他走過來，微俯頭，看著我：

「妳的臉色很差呢！怎麼了？」

「沒事呵。」

我從他面前走開，彎身揀他的拖鞋。他在我身後，不太穩定地：

「妳，不是又反悔了吧？」

「我從來沒反悔過！」

我猛地直起身子，差點碰到他的下巴：

「我以前根本就沒答應過你！」

他退後一步，攤開手，莫可奈何地笑著：

「好好好！算我說錯話了。可是，我只是擔心事情會變卦……」說著，他訕訕地笑起來：

「這叫什麼？杞人憂天，是不是？」

小時候，父親教導我們的第一課，就是守時、守信。他一生恪遵，也要求我們謹守。

「你放心！」我對立德說：

「我答應你的。」

「梁梁！」他伸手接過小旅行袋，順勢握住我的手，臉上的笑意全部隱遁了，很認真地：

「到底有什麼困難，我有權利知道，也有責任解決。」

「我只是，沒睡好……」我微蹙眉。

「那我什麼時候去妳家？」

「不要逼我！」我用力抽出手，向後退，碰到床，便跌坐下來。沮喪地，我搖頭：

「真的不要逼我，你要給我時間……」

他站在原地，旅行袋垂著，肩也垂著。遲滯地，他說：

「當然，當然，我什麼都沒有，就是有時間……大不了再等七年！」

「立德！」他的話令我酸楚：

「你不了解！」

「妳不肯說！我怎麼了解？是妳不讓我了解，我是很想了解的——」

他在我對面坐下，一句句、一聲聲，盡是委屈。

我們靜靜對望著，這男子，愛了我七年，溫柔執著，不求回報。我並不美麗，沒有特殊的才能，也不是出身名門豪族，他能夠愛我這樣長久；或許，他也有勇氣面對現實。於是，我點點頭，儘量和緩地，怕把他嚇著了：

「以前，我告訴過你，我爸，我爸爸很反對姐和姐夫，他們結婚了，爸氣得犯了高血壓，然後就，就……」

「中風！」他接口。

「對！」我說：

「中風。」

停下來，我睜大眼睛，等著他的反應。他也盯著我，等著我繼續。過了一會兒，他才開口：

「這是父母心理一時不能平衡，很普通的現象。像我媽，身體一直都很好的。可是，我大姐要出嫁的那段日子，她渾身都不舒服，天天吃藥打針。其實，醫生根本查不出毛病。現在也沒事了。所以，他們也需要心理建設和準備……」他耐心地向我訴說：

「所以我說，這只是很普通的現象。」

「可是，我爸，他從大陸流浪到台灣來，一直是一個人。好不容易有了一個家，有了三個孩子。他把我們看得比命還重……一下子，一個一個嫁了！他辛辛苦苦經營的全都散了，又剩下他一個人了。而且，他又老了，身體也不好……」

立德從對面移到我身旁坐下，他點頭：

「我了解。」

「真的？」我坐直了身子。

「妳瞧！我現在也是一個人在台灣，所以，我迫切地想娶妳，想要一個家。假如有一天，我感覺有人要拆散我的家庭，我也會跟他拚命的。」

他搭著我的肩：

「可是，舅舅，我們應該讓妳父親知道，他並不是少了一個女兒，而是多了一個兒子。對不對？」
我忍不住張開雙臂，緊緊擁抱他，發自內心地：

「立德，這輩子除了你，我絕不嫁別人！」

「妳終於說了！」他撫我的髮絲，深吸一口氣：

「妳總算說了這句話！」

我準時回家吃晚飯，但，母親的神情却和平常不同。直到父親睡了，母親來到我房裡，劈頭就問：

「這麼大的事，妳也不跟我說？」

「什麼事？」我的回答是直接的反射作用。

「妳姐都跟我講了！」

這才想起母親今天去看姐姐了。我聳聳的：

「也，也還不一定。」

一說完，我就恨不得把自己揍一頓。為什麼偏偏沒有大姐的膽量呢？

「要看好就不要拖拖拉拉，現在那麼多女孩都找不到人嫁！看妳大姨的女兒，二姑的女兒，通通拖過三十

歲，後悔也來不及了！」

我驚異地看著母親，自從昨夜糕糕一句「母權高漲」，我突然發現，母親在家中的地位，的確有些改變了。

別的不談，至少，說話聲音大了，想說什麼就說，父親也不大和她頂嘴。

「爸今天去檢查了？」我有意轉開話題。

「是啊！醫生說他又有進步了，說不定可以恢復。」

「真的？那太好了！」

母親橫我一眼：

「妳爸就是頑固！」

「媽！這跟頑固有什麼關係？」

「他呀！對別人頑固，對自己也頑固，說要好起來，可就真的一天比一天好了！」

說著，我們母女倆忍不住笑。笑聲中，我以一種全新的眼光看母親，覺得她和以前不一樣了，確是不同了。

「媽！」我觀察母親臉色：

「妳最近和爸爸愈來愈好嘍！」

「什麼好？是他怕我啦！」母親說著，滿眼笑意。

「為什麼怕妳？」

「我照顧他吃啊！穿啊！幫他洗澡！給他作復健！他什麼都要靠我。現在才發現我有用！其實，那麼多年，

我還不是把什麼都給他弄的好好的。我跟妳講，以前不是怕他，只是讓他。想他那麼小就離開家，台灣也沒有一

個親人，我要不高興就跑回娘家，他要生氣往那裡跑？」

母親說著，語調放慢了，埋怨都變作憐惜。

「那他現在生病，妳還要他怕妳？」

「也不是要他怕我，只是要是非分明。」母親說話的語氣，竟和父親以前教訓我們的口吻相似：

「其實，他心裡也清楚，不然，他那麼努力恢復是為什麼？」

我斜靠著書桌，對父親「心裡清楚」和「努力恢復」之間的關係，還不太明白。

「我先跟妳爸提一提，過兩天妳請方立德回家。」

「媽！」我忙拉住母親：

「還是，等一陣子，等爸爸再好一點。」

「他是心裡有一個結！」母親斬釘截鐵：

「結要打不開，永遠也好不了。」

母親的態度雖然十分篤定，我還是輾轉了大半夜。迷迷糊糊中，彷彿聽見姐的聲音：

「我要嫁他！」

我掙了掙，想聽得清楚些，漸漸地，我不但可以聽見，還可以看出見，在客廳中，姐姐和姐夫併肩站著，而我們

們在父親身旁站立。

「我要嫁他！」姐姐說。

「可以！」父親坐著：

「妳要嫁他，就不要再進門！」

「為什麼呢？為什麼要這樣呢？爸爸！我是你的女兒呀！」

「不是……」父親哀傷的搖頭：

「我的女兒不是這樣的！請你們走！隨便你們去作什麼，只是不要再來糾纏我……」

「爸！」姐姐曲起身子，開始啜泣：

「我求求你！」

「不要求我！」父親暴怒地彈跳起來，他的聲音經過擠壓，啞啞而顫抖：

「妳求我，我去求誰？是誰把我辛辛苦苦，小心翼翼捧著的家，弄得七零八落——」

「伯父！」姐夫扶住姐姐，緩步上前：

「您怎麼忍心看粟粟這麼痛苦？她一定要得到您的祝福，才能心安！您怎麼忍心——」

「你是什麼東西！你憑什麼說話？」父親轉向我們喝斥：

「是誰給他開門，讓他進來的？」

「真是笑話！」青筋迅速爬上父親的額角與頸子：

「你像強盜一樣挖走我的心頭肉，竟然還跟我說痛苦！跟我談心安！你滾！滾出去！滾出去——」

「爸爸！」姐姐跪下來，泣不成聲。

「槩槩！」父親大聲吼，我幾乎跳起身子。父親瞪著我：

「趕他出去！趕他出去！」

我慌亂地站著，微轉頭，在牆角看見糕糕因恐懼而睜大的眼睛。

姐姐拖住準備離去的姐夫，緊緊抓著：

「給爸爸跪下！求爸爸答應我們。」

姐夫遲疑了片刻，他抵不過姐姐的眼淚，也在姐姐身旁筆直地，沈重地跪下。

「滾——」父親的聲音從喉嚨深處爆開，直穿透肺腑，撕裂心臟。他失去理智地，猛揮手臂，几上的細瓷長花瓶飛起來，砸碎在牆壁上。然後，姐夫驚痛的喊叫，我們看見他的左側臉頰滿是鮮血……他抬頭，不是姐夫呵！那張因疼痛而扭曲的臉孔，竟然是立德！

我看見自己，或是姐姐，驚懼地擁住立德，發出刺耳地、崩潰地哭號：

「打死我吧！把我們一起打死——」

我彈跳起來，混身劇烈地顫抖，必須張口喘息，才能穩住心跳。頰畔涼而癢，我用手指觸摸，才知道自己流淚了。而窗外，正透著鴨蛋色的青白，這又是新的一天。

把枕頭擺平，重新躺下，突然悟到，縱然立德能夠了解，願意與我同心協力，我們仍有一場逃不掉的，難以預卜的激烈戰爭。

二二

立德是對我們的婚事表現最起勁的，他帶我去看傢具；陪我到他朋友開的攝影公司試禮服，認真地討論領口與後背及裙擺的設計。笑嘻嘻地喚我方太太。有時候，我可以跟著他起鬨，而更多的時候，我是那樣興味索然。

「妳不能不戰而敗呀！」

立德時常在我耳畔叮嚀著，我總是點頭。可是，他根本不能了解我回到家的感覺。我必須摒息地注意每個人的舉一動，母親隨意說句話，我得揣測半天；糕糕話中有話，使我緊張許久。即使是父親要喝一杯水，我也慌得把熱水傾在自己手上。

別的女孩要出嫁，不都是歡歡喜喜的嗎？

當初，大姐和爸爸鬧得厲害，曾經這樣問我：

「妳說爸爸愛我嗎？可是，他的愛，為什麼會讓我們都這麼痛苦呢？他如果真的愛我，就該知道，我怎樣才快樂！怎樣會痛苦！妳說，爸爸愛我嗎？」

我說，爸是愛妳的，爸是愛我們的。

母親是大而化之的人，吃的、喝的、穿的，她的責任是張羅這些。其他的時間，以前給了收音機，現在給了電視。父親完全不同，他教導我們課業。小時候，三姐妹的鉛筆，全是他利用睡前，一枝枝削出來的，可以和其他孩子削鉛筆機削出來的媲美。曾經，當我改用原子筆，看見父親那樣仔細為糕糕削鉛筆，削出一截，斷了。再一截，又斷了。我忍不住豎起眉教訓糕糕：

「每次都小心，把鉛筆摔得一段一段！」

「算了！」父親把剩下的丟進字紙簍，取出一枝新鉛筆，那樣平心靜氣：

「算了，妳們那一個不是這樣？」

父親的愛一直都是毫無保留地，從小學、中學到大學，第一次入學註冊和最後的畢業典禮，他一定要到。粟、梁祭、糕糕，都是一樣。糕糕自小就愛和母親鬪氣，她總是說：

「我是爸爸的女兒！」

母親聽了這話，必然十分生氣，因為她生糕糕的時候是難產。

我一直相信父親愛我們，他把自己所欠缺的，加倍付與。可是，如今，令我終日惶然不安、焦慮難捱的，竟然也是我至親至愛的父親。

他的愛，為什麼會讓我們痛苦呢？

母親也漸漸投入我的「結婚籌備會」中，金飾的款式與分量；枕套棉被與牀單，大包小包的往家裡搬。她的大大方方與我的躲躲藏藏恰成極端對比。我擔心父親看見會起疑，母親挺胸瞪眼地：

「不要管他！」

說來是很容易，可是，若不管父親，我的壓力絲毫不能減輕，這才明瞭姐姐一定要跪求父親答應的原因。

這天，晚餐後，我獨自在廚房洗碗，沒聽見電視新聞的聲音，便覺得不尋常。當我把所有的碗碟都浸在肥皂水裡，糕糕來到我身邊，倚著流理台：

「爸叫妳去。」

我停了停，覺得黑暗中等待許久的，終於兜頭罩下。呼吸很不順暢。

「去呀！」糕糕在催促。

我的手更加勤快地在池中翻攪，但，每個碗碟都那樣滑溜，根本抓不住：

「我，洗完……就去。」我說著，倒像是在討饒。

「不必了！」糕糕捲起袖子，把我擠開：

「我來洗。」

她一向不是這樣熱心的，尤其痛恨洗碗這種毫無成就感的工作。我扭開水龍頭沖去手上的泡沫，一邊望向她

，希望能看出一些訊息。她也正偏頭瞄我一眼，在那種似笑非笑的眼神中，我清楚地看見，看見深深的挪揄與幸災樂禍。

很快地，我轉頭出了廚房，向父親房裡走去。不過幾步路，我却走得那樣艱辛，還混合著無以名狀的壯烈情緒，一股與全世界抗衡的勇氣。當我輕顫的右手觸及冰冷的門柄，才知道自己對立德竟然情深至此。

開了門，母親正扶著父親在床沿坐下。父親曾經龐大的身軀，如今顯得細瘦孱弱，必須依靠母親的支撐。因為費力，兩個人的臉都掙紅了。我忙上前幾步，父親揮動手臂：

「好了！好了！妳去，去坐下。」

我只得緩緩後退，可以清楚看見，父親那雙粗壯的手臂，我和姐姐幼年睡覺時，一人要摟抱一隻，才能安心進入夢鄉的，如今已鬆弛乾癟，顏色青白、佈滿筋脈。就是在這張牀上，我和姐姐總要纏著父親，搶著說那些說不完之芝麻小事。為示公平，父親摘下他那支錶面泛黃的特大號手錶，讓我們姐妹輪流說，秒針轉一圈，就得換一個人。姐姐後來的演講與辯論能力，大概就在那時訓練出來的。而我呢？時常咬到舌頭，痛得眼淚直流。說倦了，一左一右，擁著父親的胳膊酣睡，直到天亮，又熟又穩。而父親為了不驚動我們，一整夜都像上了手銬一般，動彈不得。事實上，他不就是這樣無怨無尤地拖著我們，拖了二十幾年。而今天，當他無法獨自站立，我們却不能讓他倚靠。甚至，不能像小時候，摟著他的脖子，圍著他打轉。只能有禮地、防範地、遠遠地坐著。

「好好跟妳爸談。」母親到我面前：

「妳爸已經知道了，不要怕。」

母親掩上門，走了。

我坐著，與父親對面，而距離遙遠。父親戴上老花眼鏡，仔細打量我。我努力讓自己鬆弛，可是，辦不到！渾身的神經都緊繃著。我垂下頭，眼尾餘光不只一次掃向房門，腳掌緊抵地面，準備隨時應變。

「妳好像，瘦了許多。」

我一震，抬起頭，正與父親鏡片後的眼睛相遇。他的聲音溫和：

「真是，瘦了不少。」

「爸……」我呼喚，沒什麼意識。只能怔怔地望著他。

「我們父女，好久，沒有聊天了，嗯？」父親說。

我點頭。內心劇烈搖擺。那些原已生根的堅定決心，一吋一吋消失殆盡。猛然驚覺，倘若父親改變戰術，那麼，在這樣的氣氛下，我只得丟盡棄甲，不戰而敗。心中竟也不怨他，只覺緩緩泛開的悲哀。與立德，到底是緣淺吧？

「妳媽，什麼事都不肯告訴我……」頓了頓，父親靠上枕頭：

「聽說粟粟……呢，妳姐姐……」

彷彿變了稱呼，便只與我有關係，和他比較不相干。

「她，懷孕了，啊？」

「是啊！」我有著忍不住的驚喜，急急地報告：

「已經有幾個月了。姐姐很好，一直很好……」

「那就好！那就好……」父親的聲音愈來愈低，扶了扶眼鏡，他有些困難：「她也太倔強！太……什麼了。不管怎麼說，我總是爸爸，難道，還要我給她，給他們道歉嗎？」

我睜大眼睛，不能置信地。反覆地告訴自己：「舅舅！你在作夢！你只是作了好久沒作過的好夢。只是作夢。可是，如果這真是夢，就讓我永遠不要醒來吧！」

「妳看看我……」父親掙著身子要下地，我忙過去幫忙。他伸手攔著我，握牢手杖，使勁一撐，竟然站起來了。只用一枝手杖，就站起來了。

我一向慣看坐在輪椅上的父親，此刻不由得激動起來：「爸，你可以，可以站了，可以站了。」

父親微笑點頭：

「我一直在練，很累！很苦！可是，假如我不快一點好起來，妳姐……就不肯原諒自己！我在輪椅上坐一天，她就折磨自己一天……再到後來，終究是個禍害！」

「爸！」我大聲地：

「你不是禍害！你不是！」

「我還不夠禍害？好好的一個家，給我搞得烏煙瘴氣……把女兒、女婿趕走了，自己也弄個不生不死的……」

父親哽咽，他的鏡片後光亮閃爍。我站著，許久不曾有過這種意念，想擁抱他。但，我不敢。父親正如初學站立的幼兒，一碰，恐怕會倒。

「爸！」我努力地笑著：

「一切都會好！一切都沒事。只要你高興，我可以作任何事，可以，拋掉……所有的……」

搖搖擺擺地，父親再度坐下，將手杖放在一邊：

「妳要真讓我高興，只要答應我一件事。」

除了答應，我那裡還有選擇？我點頭。什麼悲哀啦！淒涼啦！激動啦！全都不存在了。所殘餘的只有麻木，不能感覺的麻木。我再點頭。

「好好把握……緊握自己的幸福。」父親的聲音平平穩穩：「不管碰到什麼困難，都不要輕易地放棄。」

他抬起眼睛看我：「妳答應？」

「爸……」我用整個顫動的心去呼喚。此外，不知該說什麼。

「這大概是爸爸能要求你的最後一件事。你能作到的，是不是？」
是的。我用力點頭，是的！

父親在我的幫助下，平躺在被中。我道了晚安，向外走去。

「笨笨！」父親喚住我：

「恐怕……不能幫你準備什麼嫁妝。」

我搖頭。並不需要，並不需要嫁妝。我已得到不敢夢想的允許和祝福了。

「可是，這一次，要把婚禮，辦得好好的。」父親的聲音從床上傳來，顯得特別悠長。

我揩去順著面頰往下滑的淚水：

「這已經太好了。真的，太好了。」

我向母親報告經過的時候，好幾回哽咽不成聲。不敢相信，滿天陰霾，就這樣一掃而空。

「其實，他早不氣了，只是嘴巴硬，不肯承認。」母親說的篤定。

早不氣了？有多早呢？上次，姐和姐夫婚後歸寧，不就狼狽的被撵走了？如今算來快一年了。可是，我仍記

得清楚。剛坐上輪椅的父親，體格仍很健碩，火氣更是旺得很。

「你們是來看笑話的吧？」他對著女兒、女婿吼：

「我沒被你們氣死！很失望，是不是？」

「爸爸……」姐姐總是哀哀地哭泣：

「都是我們的錯，我們來求您原諒！我，我一輩子都不能心安——」

父親扭曲著臉笑，樣子很難看：

「我不要看見你們！你們請走吧！永遠不要回來了！」

「爸！」姐夫請求地。

「尤其是你！你還要怎麼樣？你把我害得不夠慘，你不甘心，是不是？」

「爸！您是粟粟的父親，也是我的。只求您給我贖罪的機會……」

「你不要叫我！不要折了我的壽——」父親仍頑固地：

「你們出去！出去——」

姐和姐夫對望著。

「好！你們不走！我走。」父親轉動輪子。可是，對輪椅的性能還沒把握，只在一瞬間，父親隨著輪椅傾倒

下來。我們驚叫著，七手八腳扶拉父親，却拖不起威怒中的龐大身軀。

姐夫走過來，教我們扶起輪椅，然後，用他寬闊的肩背，結實的臂膀，將父親拖抱起來。父親起初抗拒著，

但，姐夫不肯放棄。僵持了片刻，終於，父親端正地坐進輪椅中。姐夫從母親手中接過毛毯，為父親蓋好。他們

對視著，姐夫猶豫了一會兒：

「爸爸……不管您認不認我，我永遠把您當作父親。而且，永遠等您原諒。」
空氣出奇的沉靜，父親沒有咆哮，我們更在一旁噤聲不語。一向不擅言詞的姐夫，為了說這話，整張臉都漲紅了。

難道，從那一次，姐夫以年輕而男性的力量扶持父親，就已開啓了新氣象了？曾經孤零飄泊的父親，內心深處必然曾渴望有一個兒子，而姐夫，是第一個喚他「爸爸」的男子啊！此後，還會有第二個、第三個男子這樣喚他。

四

立德正式拜望父母親，順道到店裡去接姐姐、姐夫。車行到巷口，我忍不住盯著他看。察覺了我的注視，他伸手拍拍我：

「別擔心！我是愛無反顧。」

明知他是有意逗我開心，却笑不出來。我轉頭，恰巧看見姐夫緊緊握住姐姐的手。姐看了姐夫一眼，把臉轉向窗。

一進門，立德極自然而熱絡的與母親和糕糕打招呼，姐和姐夫顯得沉默彘扭多了。

我們坐下來，喝茶寒暄，彷彿全家已經到齊了似的。但，每個人眼中都有著期盼，混著不安的期盼。一會兒，開關房門的聲音傳來，立德連忙正襟危坐，姐夫乾脆站起身子，他坐不住。

當拄著杖的父親，蹣跚地走出來，我們全都站起來。顯然地，父親刻意地裝扮自己，雖是消瘦不少，却也光采煥發，看得出努力的痕跡。

雖然，我已告訴姐和姐夫，父親不必再坐輪椅的消息，可是，姐親眼目睹，仍忍不住地激動。她掩著嘴，欲哭欲笑地。

「沒事，沒事！」父親忙招呼她坐下，很擔心的盯著她看。然而，姐望向父親時，父親立即調開眼光。

為了掩飾尷尬，大家都把注意力放在立德身上。尤其是父親，那樣親切和藹與他話家常。相形之下，姐夫反而像是第一次上門似的。立德侃侃而談，笑聲此起彼落。而姐夫挺胸坐著，不時地深呼吸。

直到吃完午飯，離桌之前，父親突然冒出一句：

「生意，好不好？」

沉寂了三秒鐘，姐姐碰碰姐夫的手肘，姐夫恍然，慌亂地：

「好，還好。謝謝！謝謝爸爸——」

原已擱在桌上的筷子，此刻被他緊握手中。姐用眼光示意，他才放下。

父親點點頭，很端肅地。而在同時，有忍俊不住的笑聲洩出來。糕糕憋紅了臉，也憋不住笑，看起來完全就是個稚氣的孩子。

坐在客廳裡，面對著那只樟木箱，鐵鎖已銹敗不堪，却是四十年前，父親離鄉的全部財產。不由得，心中昇起肅穆的情緒。這是少年英發的父親一生的夢想。而今，歲月荏苒，關山阻隔，人事全非，這只陳舊的木箱，又鎖著什麼樣的秘密呢？

「時間過得多快，現在……乘乘都要作母親了。」父親輕撫箱上的細紋，抬起眼，望著我們三姐妹：「當初，還說把家鄉的學校，給你們作嫁妝……」

我們都微笑，那是一段充滿期待與喜悅的回憶。

「真是的！」父親自顧地：

「其實學校是叔公的，也不是我的。那時候，也只是……鼓勵你們。」

「唉……」歪在沙發中的糕糕誇張地嘆了口氣：

「好不容易輪到我當校長了，結果被誑了一場！」

我和姐姐彎了腰，母親拍糕糕的頭：

「妳根本就沒那個命啦！」

立德和姐夫也陪著笑，但，他們並不明白其中玄機。而我們，曾共同生活，分享喜樂悲傷的，才能在一次不經意的觸動間，得到最深刻的甜蜜。這種經驗，却也是無法取代或忘懷的。

父親開啓木箱，隨著樟腦丸的撲鼻氣味，首先映入眼內的，是一堆獎牌、獎狀，曾在父親房裡展示的，原來被收藏在這裡。

「這些，是妳自己努力的成績……」父親對姐姐說：

「我也沒什麼可以送給妳，妳拿回去，將來……也讓孩子看看。一代總要比一代強，才好……」

姐姐拿起一面獎牌，交給姐夫。糕糕在一旁嘀咕：

「一代比一代強，才好當校長啦！」

「貧嘴！」姐轉身打了糕糕一巴掌，却忍不住笑。

「這是獎牌的……」父親從箱中拈起一張圓形小卡，上面寫著：「清潔寶寶」。

「幼稚園的，我記得！」我興奮的轉向立德：「這是我得到的第一個獎牌，媽媽的功勞！」

「老師喜歡她啦！」母親連忙解釋，表示自己並無功勞。

「還有這個。」父親撿起一個長形的紅綢包，仔細地攤開來，一段繫著紅絨線的辮子，蹣跚在其間。我怔怔

地看著，耳畔聽見立德的驚歎聲：

「伯父這麼細心！」

「這些……」父親交給我們，我和立德同時伸手去接。接過我童年時剪下的髮辮，立德捧著，像珍寶般。

「你會好好保留的，是不是？」父親問立德。

「我會！」立德慎重地：「我會盡所有的力量，我一定會。」

「那就，那就拜託你了。」父親的聲音變了。

聽他說這樣的話，心中無比酸楚，我幾乎墮下淚來。糕糕適時地探頭看看箱子，嘟囔著：

「我好像什麼都沒有！」

父親在角落裡拿起一個小玻璃瓶，遞給糕糕：

「糕糕從小習慣自己來，要和姐姐比，我只能留下這個。」

瓶底有個形狀像風乾的瓜蒂，顏色暗褐的奇怪東西。瓶口密密緊封，糕糕搖動瓶子，皺起眉頭：

「這是什麼？髒兮兮的！」

母親瞄了一眼，好像不太高興：

「不是叫你扔了？留著做什麼！」話是對父親說的。

糕糕搖得更起勁了，上上下下地：

「這是什麼嘛？」

「臍帶。」父親說。

糕糕的手停在半空中，不能置信地：

「什麼？」

是臍帶。父親說起二十年前，母親如何以性命相搏，與死神爭鬪近三十個鐘頭。而產房外，我們父女三人緊

偎，聽著令人瘋狂的嘶喊。六歲的我，第一次感受到恐懼，並且那樣強烈。

糕糕低著頭聽，這些年來，她一直和母親鬧氣。這是她第一次聽到二十年前的事。

她緊握小瓶，咬住下唇，抬頭望父親、姐姐和我，我努力對她笑。她的睫毛上閃著淚，眼光轉向母親。母親

很僵，不知所措，倒像做了什麼虧心事，二十年後被揭發。

「我……」糕糕垂下眼，不知是向誰說：

「對不起。」

她霍然起身，迅速地回到房裡，關上門。

先前就說好了，立德要送姐姐去醫院作檢查，我也陪著去，姐夫就可以回店裡。告別的時候，木箱已經空了。

父親曾用大半生來填充它，而今後，它將以另一種形式慢慢充盈。

「爸！我下禮拜再回來。」到門口的時候，姐姐回頭說。

「我送你回來。」姐夫忙接口。

「粟粟回來就好……」父親沉吟：「你要好好作生意，不能三天打魚兩天晒網……」
「我去接妳好了。」立德對姐姐說，相當自動自發的。

「那好，那也好。」父親滿意地。

立德發動車子，我和姐姐在一旁等待，姐夫則拎著一包獎牌獎狀上了車，聽說他也有買車的意思，大概趁機交換心得。

姐姐穿著寬鬆的淡鵝黃衣裳，整個人籠在明亮裡，雙頰泛著自然的粉紅。我打量她：

「妳希望是兒子，還是女兒？」

姐姐輕輕覆掌在凸起的部份，她的聲音柔軟溫和：

「我們覺得，沒有什麼分別。」

「上車了！」立德向我們招呼。

坐在車上，搖下窗子，我睨著立德：

「你們講什麼？講那麼久！」

「男人的秘密，女生不能聽！」

「好啊！」我和姐姐一塊兒嚷起來：

「竟敢有秘密！」

「不敢！不敢！」立德從後視鏡中看著姐夫：

「你怎麼不早告訴我，戴家小姐這麼兇？」

姐夫拍拍立德的肩，故作委屈地：

「我也是不敢呀！兄弟！」

輪子一轉，陽光驕地灑了滿車。道旁的尤加利樹整齊地排列，風中搖動的樹葉，一路燦亮到天邊。